

她想要的不是帝王爱，后宫位。  
她只是为了报仇才那么天真地来到这四方牢笼，  
可是后宫争宠、深算国事、伺机复仇，  
步步惊心过后，他却说：但愿归……  
这天下是我的！你愿飞不出这个天下吧……

# 鸾凤欲鸣

上篇

芳华无息◎著



NLIC 2970765608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# 鸾凤鸣

上篇

芳华无息

善本

藏书

NLIC



NLIC 2970765608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

# 目 录

## CONTENTS

上篇

宫规仪制 · 1

楔 子 · 3

第一章 置身听雪 · 5

第二章 宫阙九重 · 12

第三章 青萍之末 · 23

第四章 再叙当时 · 34

第五章 梦入梁州 · 42

第六章 迷而未失 · 54

第七章 平地波澜 · 64

第八章 酒不醉人 · 71

第九章 意料之外 · 84

第十章 今夕何夕 · 94

第十一章 一谢天下 · 111

第十二章 路之遥遥 · 126

第十三章 生而有忧 · 139

第十四章 讳莫如深 · 151

第十五章 一寺大悲 · 157

第十六章 半分怜悯 · 169

第十七章 浮生若梦 · 181

第十八章 溃于蚁穴 · 187

第十九章 在劫难逃 · 204

第二十章 惜取眼前 · 213

## 宫规仪制

皇后入主凤仪中宫。

皇后以下设宸、懿、端三妃，分别居于雍华宫、瑶华宫、重华宫，是为三宫。

三宫以下设有九嫔，即：贵嫔、昭仪、婕妤、瑶章、淑仪、慎仪、修媛、凝晖、容华。

九嫔以下还设有徽娥、良则、才人、宝林、芳婉、御女。

三妃位分均等，无高下之分。对上可自称臣妾，对下可自称本宫。

九嫔位分有高下之分，以贵嫔为首，依次而下。对上可自称嫔妾，对下可自称本位。有一定人数限制，但无固定设置，随帝所喜。

九嫔以下依次又设有徽娥等，对上称奴婢，对下称我。散不入流，人数不限。

皇后配给不受限。

三宫于皇后配给减一等，不可着凤凰图样衣饰。

贵嫔于三宫配给减一等，余者依次递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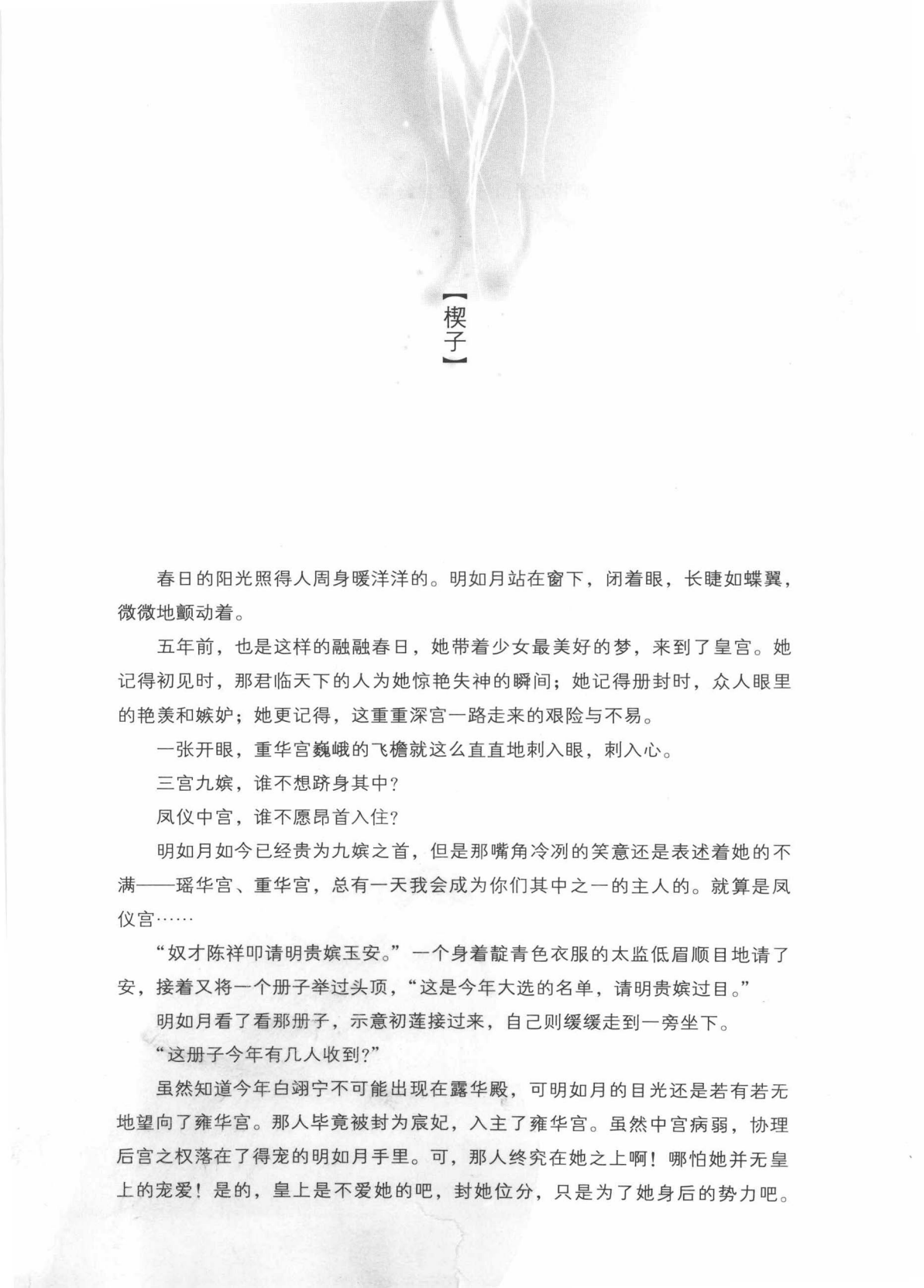
三宫见皇后行福礼，九嫔见皇后行跪礼，九嫔以下见皇后行三拜之礼。

九嫔见三宫行福礼。

九嫔相见，行福礼。

九嫔以下见九嫔行跪礼。





## 【楔子】

春日的阳光照得人周身暖洋洋的。明如月站在窗下，闭着眼，长睫如蝶翼，微微地颤动着。

五年前，也是这样的融融春日，她带着少女最美好的梦，来到了皇宫。她记得初见时，那君临天下的人为她惊艳失神的瞬间；她记得册封时，众人眼里的艳羡和嫉妒；她更记得，这重重深宫一路走来的艰险与不易。

一张开眼，重华宫巍峨的飞檐就这么直直地刺入眼，刺入心。

三宫九嫔，谁不想跻身其中？

凤仪中宫，谁不愿昂首入住？

明如月如今已经贵为九嫔之首，但是那嘴角冷冽的笑意还是表述着她的不满——瑶华宫、重华宫，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你们其中之一的主人的。就算是凤仪宫……

“奴才陈祥叩请明贵嫔玉安。”一个身着靛青色衣服的太监低眉顺目地请了安，接着又将一个册子举过头顶，“这是今年大选的名单，请明贵嫔过目。”

明如月看了看那册子，示意初莲接过来，自己则缓缓走到一旁坐下。

“这册子今年有几人收到？”

虽然知道今年白翊宁不可能出现在露华殿，可明如月的目光还是若有若无地望向了雍华宫。那人毕竟被封为宸妃，入主了雍华宫。虽然中宫病弱，协理后宫之权落在了得宠的明如月手里。可，那人终究在她之上啊！哪怕她并无皇上的宠爱！是的，皇上是不爱她的吧，封她位分，只是为了她身后的势力吧。

明如月如是想。

“回明贵嫔，今年礼部将名册拟好，已呈给皇上、太后、皇后。加上明贵嫔这一份，一共四份再无其他。”

皇后……

明如月端着茶的手，微微地抖了一下。

“知道了。”打赏了陈祥让他下去，明如月这才接过初莲手里的册子逐一去看。

这些人都还很年轻，其中不乏容貌出众者，她们将会分享帝王的宠爱，成为这后宫中一道鲜活而残酷的风景。犹如当年的自己。

“明如月，好名字。”那君临天下的人亲自将自己拉了起来，眼中还带着尚未消退的惊艳，嘴角挂着满意的笑。

“明家女儿养得好，这名字也取得好。朕再赐你一字，便更贴切了。”在众人艳羡和嫉妒的目光中，她只听到那温润而略带磁性的声音——不久之后她才知道，这声音也能让人心寒发颤。

“传朕旨意，明氏如月礼度攸娴，德蕴温柔，册婕妤位，赐号‘明’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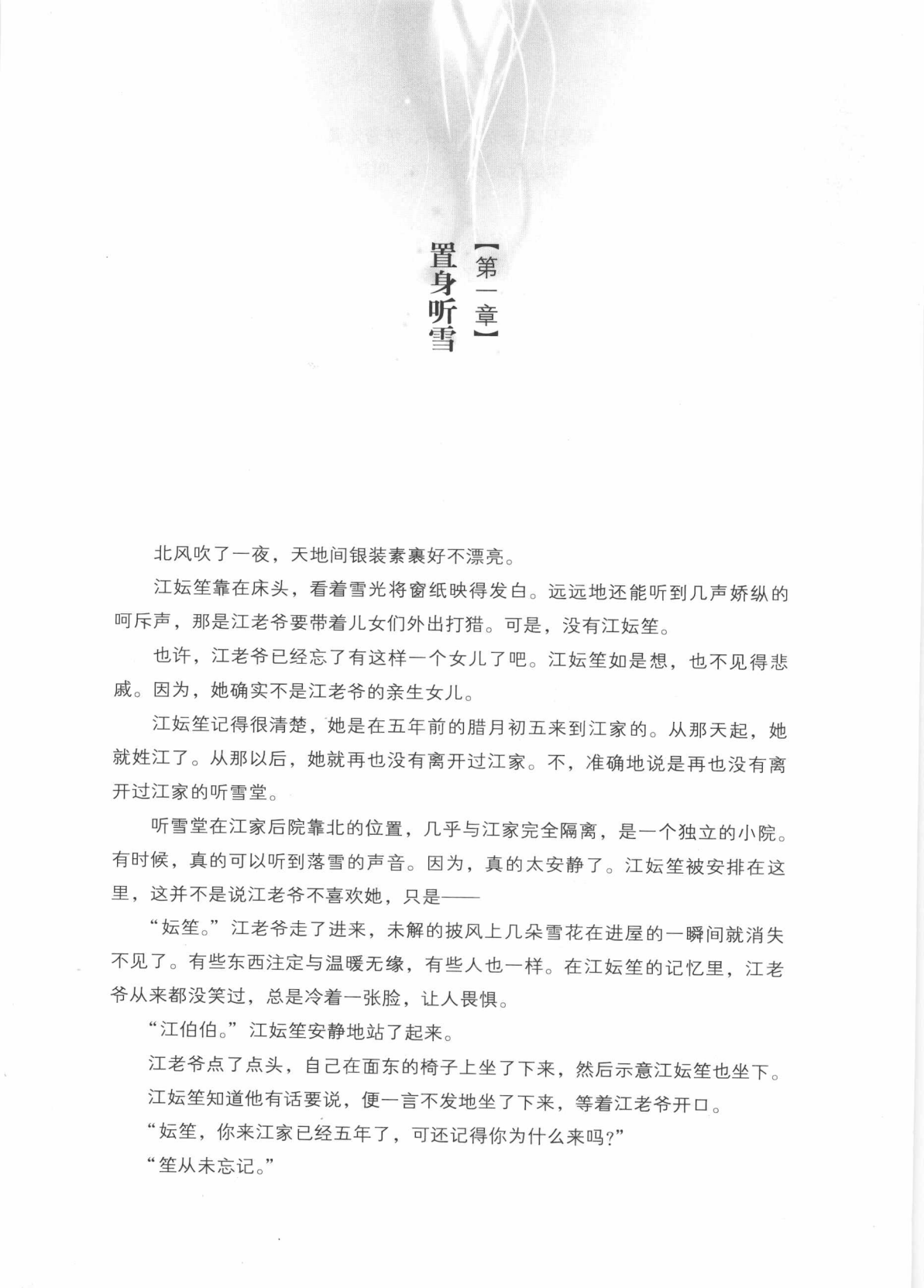
明明如月……明如月的心在那一刻陷落。为了那个人，从此步入深宫。

等明如月再回过神来看眼前的名单时，就觉得分外刺眼了。

阮思冷、秦怡徵、薛映雪、江妩笙、段琼儿、郁诗岚、君幕瓷……

这一个个看似娇柔文雅的名字后面，又对应着怎样的一副心肠？

明如月捏着名册，眉头渐紧……



## 置身听雪 【第一章】

北风吹了一夜，天地间银装素裹好不漂亮。

江妩笙靠在床头，看着雪光将窗纸映得发白。远远地还能听到几声娇纵的呵斥声，那是江老爷要带着儿女们外出打猎。可是，没有江妩笙。

也许，江老爷已经忘了有这样一个女儿了吧。江妩笙如是想，也不见得悲戚。因为，她确实不是江老爷的亲生子女。

江妩笙记得很清楚，她是在五年前的腊月初五来到江家的。从那天起，她就姓江了。从那以后，她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江家。不，准确地说是再也没有离开过江家的听雪堂。

听雪堂在江家后院靠北的位置，几乎与江家完全隔离，是一个独立的小院。有时候，真的可以听到落雪的声音。因为，真的太安静了。江妩笙被安排在这里，这并不是说江老爷不喜欢她，只是——

“妩笙。”江老爷走了进来，未解的披风上几朵雪花在进屋的一瞬间就消失不见了。有些东西注定与温暖无缘，有些人也一样。在江妩笙的记忆里，江老爷从来都没笑过，总是冷着一张脸，让人畏惧。

“江伯伯。”江妩笙安静地站了起来。

江老爷点了点头，自己在面东的椅子上坐了下来，然后示意江妩笙也坐下。江妩笙知道他有话要说，便一言不发地坐了下来，等着江老爷开口。

“妩笙，你来江家已经五年了，可还记得你为什么来吗？”

“笙从未忘记。”



江老爷张了张口，却是叹息一声。很轻，带着沧桑的意味。

“谋事在人……记住，你是我的女儿。你，叫江妘笙。至于其他的，我也就帮不上你了。”

江妘笙顿了顿才应道：“是，父亲。其实父亲已经帮了妘笙很多了。若没有父亲，只怕五年前妘笙就已不在人世了。若没有父亲，妘笙又怎能进宫！”

江老爷摆了摆手，“这其间我也有私心。我不愿云深进宫才会让你顶替她。

“这正是妘笙求也求不来的机会，父亲不必愧疚。这些年，父亲延请名师教授妘笙各种学问，妘笙不会辜负父亲的期望，父亲也要相信妘笙。”

“不是我不相信你，只是，那后宫……实在险恶……”

“女儿知道。”

江老爷看着江妘笙，知道一切已无从改变。他缓缓地站了起来。

“宫里已传出旨意，等三月开春就广选御女，以充后宫。你好生准备吧。”

江妘笙点了点头。

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，江老爷便不再停留。外面的雪似乎又大了一些。江老爷带着一种近乎决绝的心态步入了风雪之中。

就在与江妘笙对视的那一刻，江老爷想，也许她是该进宫去的吧。笙者，十三簧象凤之身也。她的父母在给她起名字时并无此意，但谁能敌得过宿命的安排呢？

江妘笙目送江老爷离去，而后就一直站着，直到身子支撑不住才惶然落座。终于……

江妘笙在心里发出冗长的叹息，而后命人取来骑装，匆匆梳洗一番就出门去了。

这是五年来她第一次踏出听雪堂。她要去完成一场祭奠。她告诉自己，一切即将开始。

雪已经住了，大路上一片泥泞。看来今天出行的人很多。

江妘笙策马远离了大道，眼前是越来越干净的天地。在一片荒原上，江妘笙放缓了马缰，由着马儿自己踱步。她坐在马上，背挺得很直。

“父亲、母亲，女儿就要进宫去了。女儿知道，你们必定不会高兴。可是女儿不会回头，这世事也容不得女儿回头。”江妘笙闭上眼，可眼里干涩得发疼，并无泪下。只是左眼那颗坠泪痣，盈盈的，让人觉得悲伤。

“请保佑女儿吧。我已不敢祈求你们的宽恕，只希望你们将最后一点怜悯赐

予女儿……”

江妩笙还想说什么。她有太多的话，憋在心里太久。可天不遂人愿，就在这时，一大队人马冲入了荒原。他们正在追赶一只体型巨大的獐子。江妩笙原想让开，但自己的坐骑只是普通的弩马，此时受了惊吓，扬起前蹄就将江妩笙摔了下来。

那一群人有一大半看都没看江妩笙就直接从她身边呼啸而过，泥水溅了她一脸一身。

“你没受伤吧？”轻松而略带慵懒的口吻，声音的主人望着还在做着最后挣扎的猎物，他的目光令人玩味，却不急迫。当他回头去看江妩笙的时候，就发现自己停下来是对的。因为江妩笙比那猎物要有趣得多。

江妩笙知道有人停在了自己身边，但她没有马上回头，也没有马上回答那人的问题。相反，她站了起来，往前走了两步，在一片未被践踏的白雪前停了下来。她低下身，掬了一捧雪仔细地擦了擦脸。待略收拾后，她才答道：“多谢公子关心，小女无碍。”

这并不是江妩笙有意作怪，只是在这些年的教育中，陋颜无以见君面的思想，已经根深蒂固了。这些年江妩笙不断地告诉自己，要改变，要成为能在后宫生存的女人。所以，这在她只不过是一个习惯罢了。

但落在慕容瞰眼里却是非常有趣。他策马过去，想要问问她为何这么做，却在她容颜展现的瞬间，失去了言语。

慕容瞰见过的美人无数，其中不乏艳惊四座，一顾倾城的人，但，该如何形容眼前这个女子呢？

她就那样随意地站着，衣衫还有些狼狈。可在这茫茫旷野中，慕容瞰忽然就看不见了其他。后来的后来，慕容瞰曾回想，也许江妩笙并没有美到让人见之忘言的地步，只是因为她就是自己该遇见的那个人，所以才会惊艳至此吧。

这苍天以下，总会有一个人等着自己去遇见的。那也许是三世的因果，也许是一生的眷恋，也许，只不过是尘世间一段缘分的借口。

“小姐受惊了。”慕容瞰翻身下马，带着一种好奇但不冒进的态度问道，“风雪之期，小姐怎独自一人流连旷野？”

“瑞雪已兆，来此一观。”江妩笙后退了半步。不是不害怕的，此刻，若这人要对自己做什么，自己是无法反抗的。

慕容瞰笑了笑，“天色不早，小姐还是早些回去吧。”这句话说出后，慕容

瞰看到江妩笙松了一口气，他接着道，“小姐的马没了，不如就用我的吧，也算是给小姐赔礼了。”

江妩笙保持了沉默。就目前的情况看，她确实需要一匹马。

但是当她看到慕容瞰的马的时候就摇头拒绝了。她虽非相马名家，但也知道那马不在千金之下。

“公子盛情，愧不敢受。”江妩笙顿了顿，看着慕容瞰，“公子若真想赔礼，便请随意给我一匹马吧。”

“那些马配不上小姐。”慕容瞰不容拒绝地把缰绳塞到江妩笙手里，“小姐不必担心，若是想还我，回家后放了它，它自己能回来。”

江妩笙睁大了眼，看了看马，又看了看慕容瞰，最后点了点头。

“那，就不多打扰了……”

慕容瞰笑了笑，退开一步，让江妩笙上马。他并不急于知道她是谁，他不想拘束她。反正想要知道，迟早会知道的。他有这个自信。

江妩笙没有回头，面对着慕容瞰，她有一种说不出的压迫感。那人明明是那么随意地笑着，却有着睥睨天下的感觉。江妩笙快速地打马，想要借着寒冷的风，吹散心头的不平静。

自己势必会进宫的，这样的人，还是少接触的好。

三月，草长莺飞，春回大地。

江妩笙坐着一辆平凡无奇的马车离开了江家，谁也没有惊动。江老爷来到听雪堂的时候，只剩了空落落的院子，一如自己空落落的心。

这五年中，江老爷见江妩笙的次数绝对不会超过十次。江老爷记得五年前那个风雪之夜，一个瘦弱不堪的小女孩，愣是拦下了他的轿子。看样子她应该是等了很久才等到这样一个机会。真是不敢想象，那样一个随时会倒下的人，能在风雪中得来这样一个机会。江老爷见到她的第一眼，心里也是空了一空，无关任何情绪，只是一片空白。空白过后是失而复得的狂喜。但五年后，他又不得不再次放掉她。江老爷知道，再也没有喜悦会随着这“空”到来了。

金乌坠落，远远地看去，洞开的宫门连同那暗红色的宫墙，就像是一只狰狞的巨兽，要把人一口吞下去。

江妩笙下了车，排在长长的御女队伍里，缓缓地，一步步走向这只巨兽。当跨过宫门的那一刻，她抬起头，看到了威仪的、连绵无尽的宫殿。哪怕做好

了准备要来这里，却还是在这一刻被它的威严和壮丽震慑。它就那样静静地站在那里，已让人从心底发出了恐惧和叹服——这是皇宫啊!!!

御女五年一选，官家女子，十三以上，十七以下，皆在参选之列。

一个太监吊着嗓子将名册上的人一一核对，然后分派住处。江妩笙来到分派的房间时，里面已经有三个人了，她抱着小小的包袱出现在门口，三道目光不约而同地聚了过来。江妩笙的心微微瑟缩了一下，但还是撑着笑，分别向三个人点了点头。

一个身着湖蓝色织锦云纹窄袖衫的女子看了一眼就转过头去了。坐在西边的女子含笑走了过来，携了江妩笙进去。

“我叫郁诗岚，你呢？”那女子眉眼带笑，语气亲切。应该是好相处的吧。

“我叫江妩笙。”江妩笙答了，但并不愿多说什么。她早已知道，多说多错。

“我叫段琼儿。”一个怯怯的声音传了过来。是那个穿着红绫小袄的女孩。看样子，应该只有十三岁吧。怯怯的，带着几分娇憨和天真。

江妩笙向她点了点头。

“那是阮思冷阮姐姐。”郁诗岚指着那湖蓝色衣衫的女子说道。

江妩笙便叫了一声阮姐姐。

阮思冷“嗯”了一声，头也没回。

气氛一时有些尴尬，郁诗岚笑了笑，忙岔了开去，帮着江妩笙收拾。段琼儿也过来帮忙。其实也没什么可收拾的，略一整理也就罢了。

当晚，江妩笙久久不能入眠。她知道，睡不着的不止她一人。来到这宫里，富贵荣华唾手可得，可脚下却是虚浮的，就像是身在云端。

段琼儿在床上小心翼翼地辗转反侧。郁诗岚的帐子里同自己一样，没有发出一点儿声响，连睡后匀称的呼吸声也没有，可见也是醒着的。阮思冷则一把掀开了帐子站在窗边发呆。这便是宫闱，它还一句话未说，人们就已经被扰得坐立不安了。

卯时初刻，宓秀宫北。

江妩笙和一千人等站在一排阴暗暗的屋子前等待着初选。

所谓初选，就是由宫里的老人挨个儿验身，去除体有异味，身有残疾，面相不宜的。

“江氏妩笙——入内。”听到自己的名字，江妩笙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那太

监头也没抬就直接领着她朝一个屋子走去，江妩笙紧走了两步才跟上。

“请。”那太监停下步子，让到一边。

江妩笙抿了抿唇，低头走了进去。

屋子是密闭的，里面的光源来自于桌上的蜡烛。一个五十岁上下的老嬷嬷见江妩笙进来后，就指了指一旁的小榻。

“把衣服都脱了。”

江妩笙的头更低了，但她什么也没说，只是走过去，尽量快地脱下衣服。但她颤抖的手还是出卖了她。那老嬷嬷面无表情地看着江妩笙，这些她已见得多了。

终于，衣衫褪尽，站在那里，像一件物品一样被人打量，连最私密的地方也不放过。忍不住颤抖，忍不住害怕，忍不住……羞耻……

“好了。”

如同一声赦令，江妩笙以最快的速度穿上了衣服，当最后一个衣结打好时，她的心才平静了一点儿。

出来的时候，刚才那名太监又带着她到一边的册子上记录了名字。看着那册子上一个个娟秀清丽的名字，江妩笙忍不住想，以后这些人，包括她自己，会变成什么样子？

回到住所的时候却只见段琼儿一个人在院子里。

“琼儿。”江妩笙唤了一声，“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，阮姐姐和诗岚呢？”

“哦……江姐姐。”段琼儿应了一声，转过身来答道，“阮姐姐和郁姐姐都出去了。”段琼儿的声音较小，怯怯的样子，很是招人怜爱。

出去了？这个时候出去想必是去打听消息了吧。不过还有心情去打听，想来都留下来了吧。

“江姐姐。”段琼儿出声打断了江妩笙的思绪，“你说，她们这都是要做什么呀。我来的时候，娘告诉我说这里规矩大，凡事要听人安排。要我小心说话，别招人烦。可……”段琼儿咬了咬下唇，在阳光下，一张小脸变得红扑扑的，“可他们干吗要我们脱衣服啊。”好半天，段琼儿才满脸通红地把话说完。

看着她的样子，江妩笙心里一阵怜惜。是啊，为什么还要践踏这所剩无几的尊严呢？我们诚惶诚恐地来到皇宫，匍匐在它脚下，可它还不满意。它想出无数恶毒又堂皇的法子，榨尽我们所有的尊严和逆反，让我们成为它想要的样子，百依百顺。

江妩笙走过去拍了拍段琼儿的头，柔声说道：“只是规矩，照做就是了。以后……不会再有了。”后面的话说得很不确定。因为她知道，在这宫里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

傍晚时分，郁诗岚和阮思冷才陆续回来。阮思冷说不想吃饭，就直接去了藏书阁。她似乎极不愿意和人待在一起。郁诗岚却饶有兴致地同江妩笙和段琼儿分享了她今天的见闻。

“什么，沈小姐不是完璧之身？”段琼儿张大了眼睛，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。听到这个消息，连江妩笙也停下了筷子。

送女进宫，得沐皇恩，是她们的父亲作为臣子的极大荣耀。而送一个非完璧之身的女儿入宫又意味着什么？

“所以啊，我说沈大人这官算是做到头了。”郁诗岚盛了一碗汤，“不过说起来，那沈小姐也还颇有几分姿色，若是通过了，日后只怕……”郁诗岚隐了后面的话，却打量着江妩笙。

“后宫中从来不少娇艳的花。即使少了一朵，还有十朵、百朵……顾好自己才是。”江妩笙说完后又埋头吃饭，不再多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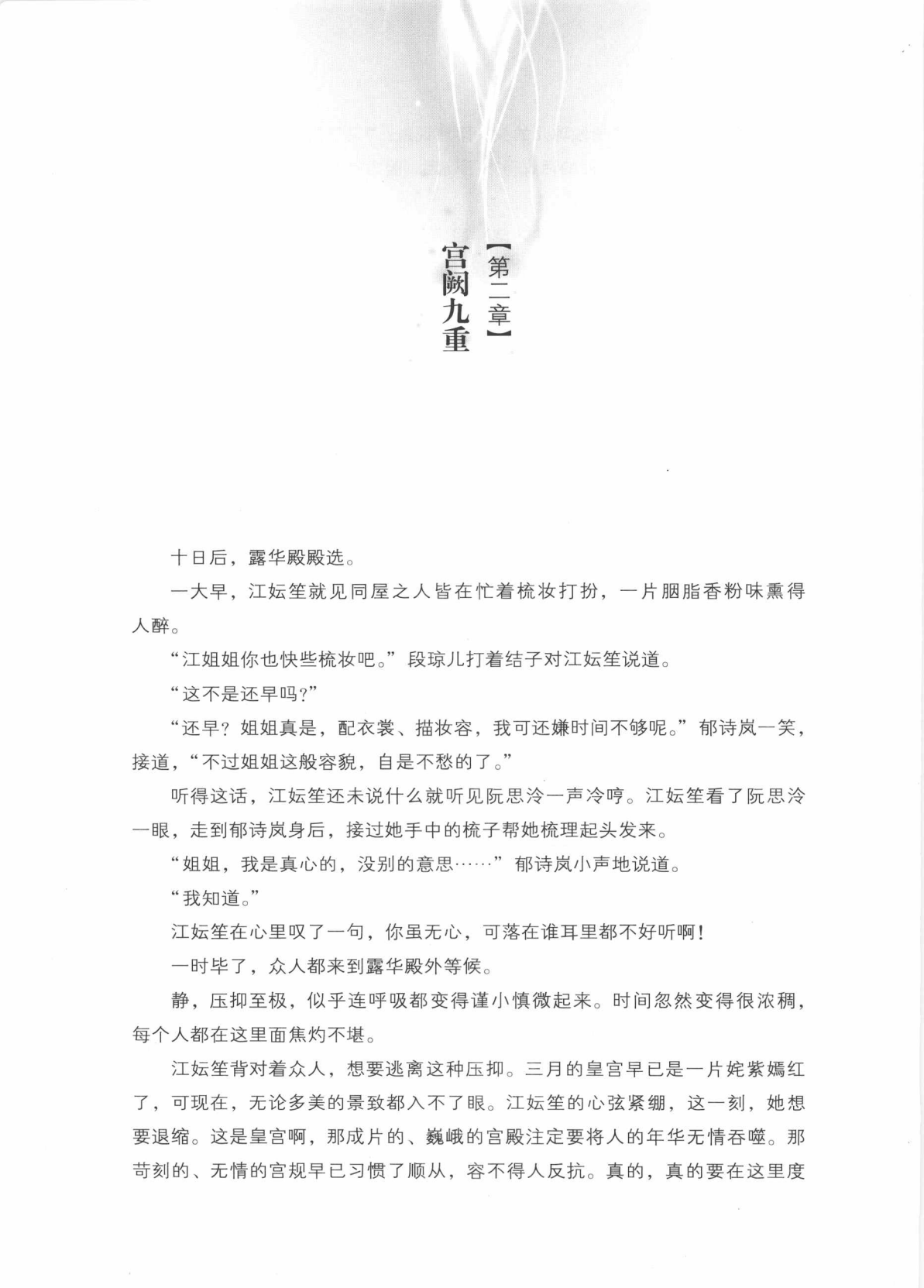
郁诗岚咀嚼着她的话，一时有些出神。

其实有一刻，江妩笙是羡慕那位沈小姐的。因为她不必进宫，不必在九重宫阙里蹉跎一辈子。可自己呢？自己又何尝不是可以不进来的？但……

接下来的几天都无甚事做，只是彼此都有了初步的了解罢了。

江妩笙并无心思去探究别人，至少现在还没有。若要探究也要等到殿选后，那时候留下来的人才值得去探究。江妩笙现在只知道，阮思冷是一品大员之女，段琼儿是七品知县的幼女，郁诗岚则是江淮盐道使的女儿。从郁诗岚处也得知，此次殿选是由皇上、太后、皇后和明贵嫔一同主持的。而比明贵嫔位高的宸妃却没有参加。

在江家时已有耳闻，明贵嫔是皇上南巡时带回的女子，是江南首富明知年的女儿。生得貌美异常，皇上带回宫中后就直接册了婕妤位分。而如今她已贵为九嫔之首。可见除了美貌外，她还聪明。江妩笙坐在椅子上梳理着对这个皇宫的肤浅了解。



## 【第二章】 宫阙九重

十日后，露华殿殿选。

一大早，江妩笙就见同屋之人皆在忙着梳妆打扮，一片胭脂香粉味熏得人醉。

“江姐姐你也快些梳妆吧。”段琼儿打着结子对江妩笙说道。

“这不是还早吗？”

“还早？姐姐真是，配衣裳、描妆容，我可还嫌时间不够呢。”郁诗岚一笑，接道，“不过姐姐这般容貌，自是不愁的了。”

听得这话，江妩笙还未说什么就听见阮思冷一声冷哼。江妩笙看了阮思冷一眼，走到郁诗岚身后，接过她手中的梳子帮她梳理起头发来。

“姐姐，我是真心的，没别的意思……”郁诗岚小声地说道。

“我知道。”

江妩笙在心里叹了一口气，你虽无心，可落在谁耳里都不好听啊！

一时毕了，众人都来到露华殿外等候。

静，压抑至极，似乎连呼吸都变得谨小慎微起来。时间忽然变得很浓稠，每个人都在这里面焦灼不堪。

江妩笙背对着众人，想要逃离这种压抑。三月的皇宫早已是一片姹紫嫣红了，可现在，无论多美的景致都入不了眼。江妩笙的心弦紧绷，这一刻，她想要退缩。这是皇宫啊，那成片的、巍峨的宫殿注定要将人的年华无情吞噬。那苛刻的、无情的宫规早已习惯了顺从，容不得人反抗。真的，真的要在这里度

过一生吗？只是为了——

“宣，江氏姮笙进殿——”

江姮笙捂住自己的心口，大口地呼吸。

五年的心血不能白费，对父母的誓言不容儿戏！

她抿紧了唇，也许，没有选择才是最好的选择吧。江姮笙终于坚定地向着露华殿迈出了步子。记得听雪堂里练习了无数次的微笑，记得书山词海里沉浸出的气度。她缓缓地，稳稳地，走入露华殿。

“臣女江氏姮笙给皇上、太后、皇后、明贵嫔请安。”如仪跪拜行礼。

隔着一道描花水晶穿珠帘，江姮笙看不清帘子后的动静，只能静静地等着。

“免——”太监拉长了声调传出话来。

自又是一番叩谢后才站了起来。刚一站好就听见帘子后传出一阵咳嗽声。

“梓童？”关切之声溢于言表。

江姮笙屏气静息，不敢有丝毫动作。待那咳嗽声停，一个轻柔如水的声音缓缓响起，“陛下，臣妾无碍，继续吧。”

“娘娘，这已经是第一百一十四个了，娘娘保重身体啊！”

哦，原来我已经是第一百一十四个了，不知这一届共有多少人。因为走神，江姮笙并未太注意那声音，只知道是个年轻的女子。

“都已过半了……”皇后的声音再度响起，缓缓的，让人觉得很舒服。

“那今日就到这里吧……母后也乏了。明日再选吧。”

看来传言是真的。皇后身体不好，常年卧病在床，但帝后情深，皇上一直都待皇后很好。

太后并不是皇上的亲生母亲，在皇上掌权后就一直安居后宫。除了一些必要的典礼外一般很少能见到她。此刻她自然没有别的话。

“那……这一个？”那年轻女子的声音让江姮笙的心都悬了起来。此刻想起来，那人必是明贵嫔无疑。

江姮笙垂着目，不敢正视，只听得一阵珠帘响动，似乎有人掀起了帘子看了看又放了下来。

“臣妾看此女倒是不错。”

“那便留吧。”皇上的心思显然已不在选秀上了，他急急地答复了皇后，只是希望皇后早些去休息。

“江氏姮笙，留——”



江妩笙心里松了一口气，连忙叩谢。待出得殿外，她才发现冷汗已湿透了背心。

若是如常的挑选当不至如此，只是方才的情况，若不是皇后那句话，只怕自己已被随意地丢弃了吧。

珠帘掀起的那一刻，皇后眼中的自己又是怎样的呢？

殿选后留下的女子虽还未正式册封位分，但已有别于未殿选的女子，所以江妩笙并未回到原来的住所，而是被太监引到了一个单独的小房间。她的东西随后也被人取来了。

待得夜深人静，这一日尘埃落定，江妩笙坐在屋子里正打算歇息，却听到门外传来敲门声。

“江姑娘。”刻意压低的声音让江妩笙有一丝迟疑，但想了想还是打开门来。

只见门外站着一个宫人，二十五六岁，看穿着，品级应该不低。江妩笙眼带疑惑地看着这个不速之客——这么晚了！

“皇后娘娘有请。江姑娘速随我来。”

皇后？！

“不知娘娘深夜召见，所为何事？”江妩笙说着向外望了望。夜已深了，早已无人。

“姑娘去了就知道了。”那宫人见江妩笙不放心，便又接着道：“奴婢素眉，是皇后娘娘的贴身宫婢。此刻宣召正是为了避人。若是……若是奴婢有心要害姑娘，也不用这样大费周章。”

江妩笙看着素眉，缓缓地点了点头。

凤仪宫，采薇殿。

那些江南进贡的丝幔在烛光下散发着柔和的光泽。屋里的陈设不多，但古朴精致，有一种不彰显的贵气。

皇后斜躺在小榻上，似乎睡着了。她的皮肤呈一种病态的苍白，整个人宛如易碎的琉璃，苍白、精致、冰冷。

这是江妩笙看到皇后的第一眼脑子里冒出的词语。

她还来不及移开眼，皇后便已张开了眼，捕捉到了她的目光。

江妩笙轻呼了一声，忙跪下道：“奴婢该死，望娘娘恕罪。”